

考古百年 纵横万里

——读李零《考古笔记》

■ 曾 诚



李零

《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
李零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曾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问同学们为什么报考考古专业？当年同学们的那些“活思想”保留在颜色发黄的纸页上：有的人感觉自己“学工工没条件，学文史不愿意，考古是一门技术”；有的认为“考古绝不会当中学老师，中学没有考古课”；考古“要到各地去发掘，可以游山玩水，走遍天下”；考古“与现实相距甚远，可以脱离政治，逃避斗争”；还有认为考古“与古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化学、历史学都有密切关系，考古可以当万能博士”等等。

这样一份有时代印记的材料，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收录在北大教授李零的新著《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中，今天看仍然觉得率真难得，说的大实话，接地气。《考古笔记》中的“考古”，与在新闻和纪录片中看到的考古发掘有很大不同，并没有很多涉及文物和遗址、遗迹的内容，也没写考古发现中的趣闻，书中的“考古”一词，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既有对考古本身的思考，也有关于中外考古史的评述。作者说，考古学研究的是物，物的背后都是人。

《考古笔记》篇幅不小，全书有60万字，分为三册。李零自己总结道，《考古笔记》第一册讲了五个问题，第二册讲了五位考古学家，第三册介绍了五本传记——三册书分别是三个“五”。

第一册《考古研究大历史》的五个问题是：什么是考古，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考古学家，还有什么是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史。对于前三个问题，即使是研究考古学的人可能也没有想得很多很深，但对一般读者认识考古却颇为重要。李零说，他读研究生时，老师头一课就讲考古学不是什么——考古学不是金石学、不是文物学、不是文字学、不是艺术史、不是历史学、不是民族学——只有这样，考古学才有自己的一套完整严密的方

法，不能被任何其他学科所取代，但同时，考古学也与所有这些学科共享发现和成果，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册《我身边的考古学史》的五位考古学家，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夏鼐、苏秉琦、张光直、俞伟超、张忠培。豆瓣上有读者提到，他先从第二册读起，其实作者也是从第二册写起的。2021年是中国考古百年，也就是以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夏鼐的重要性首屈一指。书中写到，社科院考古所建所72年，1985年（夏鼐去世）是转折点，前35年是“夏朝”，后37年是“六朝”。近年《夏鼐日记》（共十册）出版，李零利用《夏鼐日记》详实的记录，梳理出中国

考古许多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线索。夏鼐不但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枢与核心，也是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之间的重要桥梁。《夏鼐日记》中许多生动的细节被李零摘录出来，让人印象极深的是夏鼐读书既多且快，他平日往来的也大多是学界里的高人。可以说，《考古笔记》的第二册是在细读《夏鼐日记》的基础上完成的。

第三册《魂断蓝山》专门谈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逐章细致地介绍了有关柴尔德的五部传记。这五本传记目前只有一本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柴尔德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杰出考古学家，学术上成就卓著。夏鼐一辈子都在读柴尔德的书，在他老师一辈的考古学者中，夏鼐受教最深的就是柴尔德。

柴尔德研究欧洲早期文明，大半生走遍欧洲，但孑然一身。他退休后开始安排后事，处理财物和书籍，65岁那年柴尔德回到小时候居住的澳大利亚悉尼西郊，在蓝山著名的瀑布“格维特飞跃”上跳崖自尽。按照他的遗嘱，去世前写的告别信在死后十年才被打开，在二十年后才被公之于众，人们那时才知道柴尔德并非死于意外。如何理解他的人生谢幕，对理解柴尔德毕生的学术和思想而言，是一把重要的钥匙。李零认为，柴尔德首先是个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才是非凡的考古学家，他非常理性，但又很悲观，他具有“进步终将战胜黑暗”的信念，但当黑暗看不到头时，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柴尔德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从早年起就受英国军情五处的严密监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让他有别于其他史前学家。关于他的五部传记各擅胜场，柴尔德除了学术上的一流贡献，传记中最吸引人的，是他的命运与20世纪的世界真正地沉浮与共。

2023年11月中旬，李零在上海朵云书院新书座谈中提到，《考古笔记》是他的怀旧之书，考古是他的学术起点。他个人的交友、情感也写在书里，比如他与张光直、俞伟超等前辈学人的交往。与夏鼐有关的，书中写道：“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七年。我进考古所，是夏（鼐）先生点的头，离开，也是他点的头。一来一去，我们都感谢他”。李零到社科院考古所，最初是所里的临时工，后来考上研究生，之后留所工作，多年整理资料室的金文，后编了《殷周金文集成》一书。对一位学者来说，学术起点非常重要。他曾说：“插队七年，考古所七年，刻骨铭心”。所以读《考古笔记》，尤其是其中涉及夏（鼐）苏（秉琦）异同、俞（伟超）张（忠培）异同，以及张光直居间调停的学术史，都有李零个人的

观察和解读，这一段考古学史也带有私家著史的性质。

《考古笔记》有一个副书名：“疫中读书记”。疫情三年宅在家里，李零把跟考古学有关的书码放在书桌前的书架上，一本本翻，一本本看，回味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世界考古，回想他曾经见过、现已远去的前辈——这真是一本“读书记”。像著名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十四章加上导论，每一章李零都写了千字以上的提要，篇幅不少于提要的案语。由于这部重要论著并没有被译成中文，所以这些读书笔记可以作为整本书的纲要来查阅、使用。几部重要的考古学史、夏、苏、张等学者的代表作，柴尔德的五部传记，都用笔记的体例做了详细的介绍，提要基于原著的内容，案语则议论风发。李零常说，写书也是代人的读书。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学者授人以渔的读书方法可能跟书中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写提要如何归纳得详略得当？案语笔记该写什么、怎么写？《考古笔记》都做了多样的示范。相比他之前以笔记体完成的《波斯笔记》，读书记的写作体例进一步完善了。

前不久，法兰西学院碑铭与美文学院正式授予李零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该奖一年一度，是中国学终身成就奖，表彰李零“在中国先秦历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李零年初还获得了伊朗总统贡献奖，莱西总统亲自为其颁奖。在《考古笔记》中，他自谦地写道：“我不是考古学家，只是考古学的读者——一位旁观者。”读完全书，他确实是以读者，而不是专家学者的身份完成了这部体例独特、富有个人魅力的考古学史。相比之前有关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他在书中流露出对考古学史的偏爱。“这一百年来的考古学史，既投放其光芒于万古长夜，又折射出当代历史的每一步，因为它毕竟是当代人做出和写出的历史。这段历史值得回味。”

一个更加复杂丰满的契诃夫人像

■ 王宏图

在2023年面世的人文类图书中，文化名人传记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存在。由启真馆引进的英国学者唐纳德·雷菲尔德洋洋洒洒长达80余万字的《契诃夫传》便是这样一部重磅作品。和前些年译介过来的《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不完美的生活：T.S.艾略特传》和《本雅明传》一样，它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当年《纽约时报》的相关书评对它别具一格的特色作了如下概括：“他探讨契诃夫的努力终于带来一个复杂、模棱两可甚至令人不安的形象，终于令人感到这才是隐身于艺术创作背后的真实作者。”

对于熟悉契诃夫作品的读者，他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是这样一幅标准化的人像：一个心地善良、极富正义感的作家，带着忧郁的目光扫视着周围庸俗而灰色的日常生活，时不时发出幽默的笑声和伤感的叹息。但契诃夫本人的生活是否真是如此纯洁无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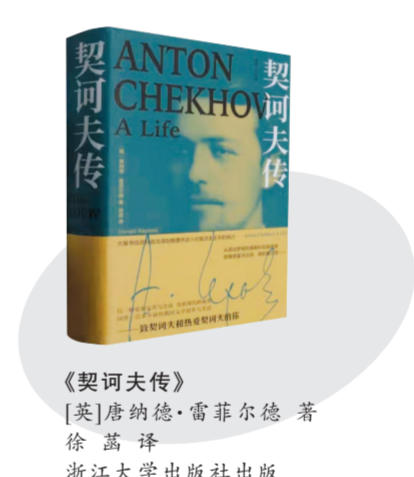
传记作者雷菲尔德此番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更加复杂、丰满的契诃夫形象，他肩负着多重角色：“这是一个与疾病纠缠抗争的故事，一个‘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现代圣经故事，甚至是一个唐璜式的悲剧；而他的生活也很可能成为托尔斯曼笔下的小说题材，因为它反映出一个人在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双重身份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生活典型地表现出一个敏感而才华横溢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堪称俄罗斯政治与文化史上）所面临的困境。”而他所倚仗的利器不是缜密周详、独出心裁的文本细读，不是犀利而大胆的心理推论，而是扎实的文献功夫。在已发表的近5000封契诃夫书信之外，他还花费了三年时间，对散落在多地图书馆档案馆中的数千封与契诃夫个人生活有关的书信进行了一番爬罗剔抉的整理检索，在此基础上复原出一个更为立体、更为多面的契诃夫形象。

纵观全书，它从契诃夫的祖辈写起，按编年顺序展示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44年短暂而不平凡的生活历程。对于欣赏路德维希·莫洛亚、特罗亚、茨威格、萨弗兰斯基等人文采斐然的传记笔法的读者而言，初读此书会略感失望：林林总总的细节充斥了书页内外，给人一种难言的重压。但契诃夫复杂动荡的人生也藉此跃然纸上——尤其是他的情爱经历，有时让人生出匪夷所思之感。他一直到1901年41岁那年才与女演员奥尔迪·克尼碧尔成婚，三年之后便辞别人世。但契诃夫绝对不是个施行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他可谓人见人爱，婚前有着众多的风流韵事，书中曾提到一桩趣事，他的兄弟发现有那么多女人围绕着他转，无奈之中只得劝他不要结婚，以免陷入难以脱身的窘境。

显而易见，《契诃夫传》记述的重心落在作家与家人朋友的多重纠葛关系上。因此读者眼中的契诃夫几乎无时无刻不在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出场露面，他内心隐秘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间被遮蔽了。虽然雷菲尔德声言是从传主的生活来剖析其小说和戏剧，但在书中大多只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作者也意识到有人会对他这一书写方式提出质疑，便以“人物传记终究不是文学批评”来辩解，但他在文学文本细读功力上的欠缺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导致在读过这部砖头般厚实的传记之后，人们对契诃夫的外部生活了解得相当清楚明晰，而对内心世界仍然只抓住了些许模糊的轮廓。

喜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大多知道前些年陆续翻译引进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大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这部集传记生平与文本细读阐释于一体的煌煌巨著，译成汉语有260万余字之巨。如果雷菲尔德的这部契诃夫传也能像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那样兼顾生平与作品文本，那篇幅起码要扩充大半。契诃夫尽管没有写过大部头的长篇作品，但



他的中短篇小说与戏剧也构筑起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王国，在审美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契诃夫情调，其文本存在着不少暧昧的区域，它们无法简单地用政治、社会理念加以约化，也无法在作者的外部生活中找到缘由。如果没有对其作品深入到精到的阐释与理解，对其生平事迹的展示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与缺憾。雷菲尔德的这部传记其实对读者设立了一个很高的准入门槛——要求他们对契诃夫的主要作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否则难免会坠入五里雾中。



《永恒辩》
段子期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提喻法”：科幻作为媒介

——段子期小说集《永恒辩》序

■ 宋明炜

我关注段子期，是从她的《重庆提喻法》开始的。这篇小说走进我的视野时，我已经在关注“她科幻”的崛起。之前虽然也有女作家写科幻，但是自21世纪初开始兴起的当代中国科幻，其最辉煌的那些篇章，往往有着雄浑风格，皆出自几位天王级的男性作家之手。段子期是女作家，但她笔下的叙述者常常设置为男性视角，这本小说集中的作品，也不乏对丽的太空史诗，甚至《永恒辩》就是对刘慈欣《三体》的致敬——小说情节从宇宙的二维化开始。然而，段子期的小说，从《重庆提喻法》开始，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她的写作体现了一种新世代的文本意识，在自觉创造一种不同以往的写法。

如果按照传统的阅读方式，读者可能会发现《重庆提喻法》是一篇令人费解的作品，因为作者没有一目了然的故事线索，短短篇幅中时空交错，人物多次发生身份转换。小说主人公执着于寻觅二战时期在重庆拍摄的一部老电影，最后这执念促使他重拍失落的老电影，由此打开通空穿梭，情节化为一座迷宫，在时间与意识、历史与影像的纵横交错中，情节从线性变成褶曲。这座纸上的迷宫，有

着无穷的内部，次第打开神秘的未知之门。所谓“提喻法”，是在小说中，是叙述者借由一件看似无关的事，来提示理解世界和历史的终极方法；同时，“提喻法”在文本层面也是段子期重构科幻叙事的方法。作者用电影作为提喻，重新映照了科幻小说的媒介本身，她借此反观“写作”这个动作本身，将科幻解释为一种媒介，在虚拟的层面重建世界。

段子期小说情节中战时重庆的那部老电影《姆诺前夜》，随着叙述者从观众向导演的身份转变，电影中的“此刻”和观影的“此刻”被不断重复，“此时此刻”打断线性时间，从中涌现出无穷的时空。叙述者体验、认识和重拍自己的过程，遂变成一个不断创造出自身的文本建立过程。在此“拍电影”也就是“写科幻”——小说的核心不在于雄浑的世界图像，而是用科幻作为媒介建立这一图像的进程。

有很长时间——直到今日，中国科幻的焦虑一直是能否或如何超越《三体》。但我一直认为，沿着《三体》的路径，恐怕无法超越《三体》。真正超越性的作品——让中国科幻进入2.0版本的新科幻，只会如当年中国科幻崛起时——如刘慈欣在默默无闻的状态

中写作《三体》时——那样，发生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段子期的作品之所以有新意，也在于作者对于科幻“主流”照顾不到的地方情有独钟。

在阅读了小说集《永恒辩》的原稿后，我才理解，段子期独特的科幻写作方法，确实来自她独特的个人背景。作为科幻作家的段子期，仍有一个身份，是作为虚拟的层面重建世界。她是电影专业科班出身，也曾创作一些科幻电影剧本，并参与一些著名电影的拍摄工作。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确实是段子期重构科幻写作的方法。

谨以本集作品为例，就有《重庆提喻法》《永恒辩》这两篇小说都以“电影拯救宇宙”为核心主题。在广义的层面，段子期的许多其他作品，即便如《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这样的浪漫小说，也都强化了叙事本身的“媒介”意义——科幻的成像方式，犹如电影；又如《猫在犯罪现场》，强化了经验可以被呈现的“媒介”——小说中的破案过程，犹如电影。何为电影？电影是潜意识在世界中的投影？电影是多宇宙的跨纬度呈现？电影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技术梦境？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无所不包，无穷无尽，以虚拟成“提喻”宇宙的真相？电影是

科幻的本质？

《永恒辩》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作品，小说写到末日与拯救，其中的世界建构与电影艺术分不开。未来时代的人们，面临宇宙二维化的前景，正如《重庆提喻法》写到的那样，需要电影来重构文明，通过升维拯救宇宙。这篇小说像是段子期写给电影的情书，所有那些伟大的电影人的名字都在小说中出现，而小说提到的《永恒辩》这部影片是电影的终极理想，它之所以成为永恒，仍在它“从未被人观看”，如小说中导演自述：

文明毁灭，定会以某种方式复兴，这是规律。战争还没结束，有秘密组织将地球上还存世的艺术作品收集、保存、复制，《永恒辩》不仅没被遗忘，反而在战时备受追捧，掀起了一阵迷影艺术的高潮。正因它从未示人，也绝无机会再掀开神秘的面纱，一出生即死亡的悲惨命运让它轻易免于了美的巅峰。

主人公在未来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拍摄《永恒辩》，在宇宙的尺寸上让这部集所有文明精华于一体的巨作，成为拯救人类、给宇宙升维的关键方法。小说中对这种方法做了详细描述：

电影是二维的，而三维观众在观看，即使用化约论来解释，我们在一部电影

结束之前，并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前因后果是分割开的，但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知道所有剧情，在这部电影还未结束时，导演是四维的，他用二维电影戏弄了三维观众。通过整体观来看，如果这部电影时间足够长，N维导演，用N-2维的电影糊弄N-1维的观众，在观众一直保持观看的状态下，N维导演就始终比观众多一个维度，那么电影结束，导演就会回到和观众同一个的正常维度。简单点说，要从三维升到四维，需要制作一部三维电影给四维观众看，在电影结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高维导演，我们都知道所有剧情，而电影结束之后，我们会回到四维，从而完成升维。

在小说中，电影之所以成为宇宙升维的大杀器，恰恰在于电影需要被高维时空中的观众看到，由此观众与电影创作者一样，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不是说，宇宙之所以存在，需要观测者吗？在宇宙级别的意义上定义电影，是给予科幻小说全新的媒介自觉，这个自觉也包含面向观众的开放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段子期的科幻写作堪称“科幻2.0”版本——她的写作，犹如电影那样，已然包含观众/读者的互动；她的文本，除了营造情节，也包含对于营造情节的自觉建构。所谓2.0版本，是对于科幻写作的升级/进阶努力，这个新的维度属于读者。段子期能够做到这一点，体现了新一代科幻作家从历史传统中突围的开阔性。《三体》固然难以超越，但在升级/多重维度展开之后，新科幻写作或许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奇观景象。

毋庸置疑，这里没来得及提到的本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各有各的精彩。如同电影开场前的加映节目，是为序——现在请看正片。

深情而节制的 人间大爱

■ 孟繁华

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的学术人生、文学创作以及他的日常生活，我自为非常熟悉，现在想来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还没有把握谢冕先生精神世界的全部。他的新著《昨夜闲潭梦落花》是一部带有怀旧主题的散文集，这是与亲人、友人、亲情、友情相关的主题，也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永恒主题。面对自己的故乡，谢先生的情已用最深处——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倾其所有。

比如他写给“涛哥”的信，兄弟之情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作为兄长的“涛哥”对同胞姐妹的呵护关爱具体诚恳，义薄云天。他对母校三一学校钟声的怀念和他对蕴含深意的再解读，以及对老师对他文学梦的唤醒，让我们体悟的是母校一如母亲。当然，我觉得全书写得最动人的还是母亲。《除夕的太平宴》写的是除夕夜的年夜饭，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刻其实只是一个背景，他要写的是自己的母亲。“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碌。她默默地筹划着，一切是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止于何处、如何收尾，母亲胸有成竹。”兄弟姐妹也会帮助母亲做一些事情，而且说说笑笑的笑声，就是母亲最愿见到的场景。但是，母亲是“永动机”，她几乎没有有歇息的时候。“除尘而后，开始擦地板……清垢的办法是用细沙沾水用力反复搓。做这活时母亲双膝跪地，用抹布和水、和沙奋力搓擦。楼上下、楼梯、临街的走廊，凡是有木地板的地方，都不能遗漏。擦过，再用清水漂洗、搓干，这才安妥。记忆中做这些事时，母亲是非常的劳累，却是非常的美丽。”母亲的劳作，换来了“除夕夜”的盛宴。“这一场酒席，更像是阖家精神的花茶：红糟鲑鱼、糖醋排骨、樟茶鸭、炒粉干、什锦火锅，最后是一道象征吉祥的太平宴（福州方言称鸭蛋为‘太平’，‘宴’是燕皮包制的肉燕的谐音，这是一道汤菜，主料是整只的鸭蛋、肉燕外加粉丝、白菜等）。平日里省吃俭用——有时甚至陷于难以继的困境的家庭，在年节到来的时候，一下子却变得这样的‘奢侈’！当年年幼的我，嬉玩中也曾有对于家境的隐忧，但这一切都被母亲的‘魔法’化解了。那一定是指挥若定的母亲平日节俭中的积攒。”

《除夕的太平宴》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字。除了对母亲的深情外，我也大抵明白了后来谢先生写《觅食记》的由来，找到了他对美食情有独钟的源头，那是永难磨灭的童年记忆，母亲也是他“美食谱系”的最初的老师。

中国文人有写闲适小品的传统。从张岱到“三袁”，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林语堂，文人趣味中表达他们对闲适生活的意趣或钟情。实事求是地说，我不大喜欢这个趣味，觉得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陈腐的怪味。但我喜欢谢先生写亲情、写故乡、写母校和老师的文章，这里有一种可以贯通人间的触手可及的亲情。“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有这种思乡情的人不止谢冕先生。有人说过去是不值得回忆的，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事实上，过去是被我们不断重新构建起来的，我相信，一个人不同的阶段谈到自己的过去一定是非常不一样。

谢冕先生的性情和文章，以激越见长。这激越既是个人性格，也是时代的淬炼，是号角，是旗帜，也是他千古诗文人侠客梦的表现。但这本《昨夜闲潭梦落花》表现的则是谢先生的真性情的另一面，在这里他写的是万家灯火、万众人间，我们看到的是他情意绵绵、温情款款的一面，柔软而感人。这感人来自他的深情，更来自他的节制。我了解的谢先生，平日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不大喜欢形影不离、彻夜长谈式的交往，他喜欢适可而止。对于亲情、故乡和往事的回忆，他同样以节制的方式书写，而这节制，恰恰是他人间情怀的一部分。



《昨夜闲潭梦落花》
谢冕著
海峡书局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